

# 高尔基文集

## 第十七卷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第一部

靖宏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阿·马·高尔基  
索列日 一九二六年

# 第一章

## 一

伊万·阿基莫维奇·萨姆金老爱别出心裁；当他妻子生下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他坐在产妇床前，央告道：

“维拉，你知道么，我想给他取个稀罕的名字，好吗？那些数不清的伊万哪，瓦西里呀……都叫人腻烦死了，是吧？”

维拉·彼得罗夫娜被分娩的痛苦弄得筋疲力尽，所以没有答理他。她丈夫沉思了片刻，用温柔的眼睛凝视着窗外的天空；天上给风吹裂的朵朵白云，宛如河面上的浮冰，又仿佛沼泽里毛茸茸的草墩。随后，萨姆金用一根短粗的手指朝空中猛劲儿一点，忧悒地列数起来：

“叫赫里斯托菲尔吧？基里克吧？乌科尔怎样？尼科丁，好吗？”

然而，他对每一个名字，都做了个嫌弃的手势，最后又在十五个不寻常的名字中翻来复去地挑选，终于兴高采烈地叫道：

“参孙<sup>①</sup>！参孙·萨姆金，就叫这个名字吧！参孙这个名字可真不赖！它是《圣经》上一位英雄的名字，至于姓么，咱家的姓是很特别的哩！”

---

① 据《圣经·士师记》第十四章载，参孙为犹太古代领袖之一，路杀壮狮的英雄，传说有非凡的力气。

“你别摇晃床啦！”妻子细声细气地恳求他。

他道过歉，吻了吻她的一只纤弱无力而又特别沉重的手，笑咪咪地听了听窗外萧瑟的秋风和婴儿凄楚的啼哭。

“对了，就叫参孙吧！人民需要英雄。不过……让我再想一想。也可以叫列昂尼德<sup>①</sup>。”

“您别用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来烦扰维拉了！”正在包裹婴儿的助产妇玛丽亚·罗曼诺夫娜严厉地说。

萨姆金瞅瞅妻子那苍白的脸庞，给她理了理散落在枕头上的亮得出奇的金发，悄悄从卧室走了出去。

产妇健康恢复得很慢，婴儿也很瘦弱；维拉·彼得罗夫娜那位身体虚胖、经常患病的母亲，害怕孩子活不长，便催着去给他施洗礼。等到给新生儿施过洗礼以后，萨姆金又很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道：

“维拉奇卡<sup>②</sup>，我最后决定给他取名叫克里姆，叫克里姆了！一个普通人的名字，它没什么拘束。你赞成吗？”

维拉·彼得罗夫娜看见丈夫那种窘迫的神情和全家人不满的样子，便称赞地说：

“这个名字我满喜欢的！”

她的话在家里就是金科玉律，而且大家对萨姆金那些突如其来的举动也都习以为常了；他的古怪行为常常使人吃惊，然而在家族里和朋友们中间，他却是一个公认的、百事顺遂的幸运儿。

但是，这婴儿的不太寻常的名字，使他一生下来就惹人注

---

① 列昂尼德是古希腊皇帝斯巴达(公元前508—480)用过的名字，他为抵御外患，战死沙场。按古代传统，列昂尼德成了爱国主义和英勇善战的象征。

② 维拉的爱称。

目了。

“是叫克里姆吗？”朋友们纷纷询问，同时也特别仔细地打量着这个男孩儿，仿佛在纳闷儿：为啥叫克里姆呢？

萨姆金解释说：

“我原想给他取名叫涅斯托尔，或者安提帕<sup>①</sup>，可你们知道，这要举行一种愚蠢的仪式，要请神甫来，他要问你‘信不信鬼？’搞一套‘驱邪’、‘辟妖’的鬼把戏<sup>②</sup>……”

家里人对这个新生儿，比对他那个大两岁的哥哥德米特里更为宠爱，不是没有理由的，不过各有各的理由罢了。克里姆身体瘦弱，这就增添了母亲对他的怜爱；父亲觉得给儿子取了个蹩脚的名字很是内疚；外婆认为这是一个“庄稼佬”的名字，使孩子受了委屈；至于那爱小孩如命的祖父、孤儿工艺学校的创办人和名誉校董，由于热中于教育学和卫生学，显然认为瘦弱的克里姆要比强壮的德米特里好些，所以也特别器重这个小孙子，对他倍加关怀。

## 二

克里姆出生的头几年，正是少数人为了自由和文化进行殊死斗争的岁月<sup>③</sup>。这些人英勇地、赤手空拳地置身于“铁锤与铁

① 涅斯托尔和安提帕传说是古希腊特洛伊战争时的英雄，后来用作教名，取这种名字须由神甫主持命名仪式。

② 据基督教教规，施洗礼时神甫要念咒，问受洗者：“信不信鬼，”回答：“不信，”然后口吹三下，啐唾三下。

③ 即民粹运动广泛开展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民粹派寄希望于农民，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认为社会主义的基础在村社。因此一些优秀的民粹分子，特别是青年，纷纷“到民间去”，在农民中进行革命宣传，但未得到农民的支持，却遭到沙皇当局的残酷镇压。

砧”的夹击之中，置身于天才的日尔曼公主<sup>①</sup>的冥顽不灵的后代所领导的政府和在农奴制度下变得愚昧无知的民众中间。正直的人们理所当然地憎恶沙皇政权，不约而同地诚心诚意地爱上了“人民”<sup>②</sup>，前去唤醒他们，拯救他们。为了更容易地爱上庄稼人，他们就把庄稼人想象成一种具有特殊精神美德的人，给他们戴上无辜受难者的桂冠，点缀上神圣的光环；把他们肉体上的痛苦，看得比俄罗斯优秀人物，在残酷的现实重压之下所遭受的精神折磨，还要高尚得多。

当代最敏感的诗人<sup>③</sup>的愤怒呻吟，就是那个时期的悲壮赞歌；他大声疾呼，向民众提出一个惊心动魄的问题：

你这精力充沛的人啊，  
是幡然悔悟，还是由命听天？  
凡是能做的，你确已竭尽全力，  
编了一首如泣如诉的歌，  
难道就永远心安理得<sup>④</sup>？

那些为文化创作自由而斗争的战士遭受了无数苦难和折磨，然而，逮捕、监禁和把成百上千青年流放到西伯利亚，并没有削弱，而是使他们反抗残酷的巨大国家机器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尖锐了。

---

① 指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她原系德国安哈尔特-阿尔布斯特亲王的公主。由于禁卫军举行宫廷政变推翻了其夫彼得三世而作了女皇。冥顽不灵的后代指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

② “人民”这个词，在旧俄国常指“农民”而言。

③ 指俄国大诗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8）。

④ 出自涅克拉索夫的诗《大门前的沉思》。

萨姆金家在这场斗争中也有人遭殃：伊万的大哥雅科夫坐了将近两年的监牢，后来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流放期间他曾企图逃跑，但是被抓到以后，又转押到图尔克斯坦的一个什么地方去了。伊万·萨姆金也没有逃脱逮捕和监禁的厄运，后来他被从大学里开除了。维拉·彼得罗夫娜的堂兄，也就是玛丽亚·罗曼诺夫娜的丈夫在押往亚卢托罗夫斯克流放的途中，死在客栈里了。

一八七九年春天，索罗维约夫<sup>①</sup>发出了决战的枪声，当局用最野蛮的手段把它镇压了下去。

当时有几十个英勇果敢的男女，参加了对这个专制暴君的单打独拚的斗争，他们象追逐野兽一般，追逐他达两年之久，终于把他刺死，但又立刻被他们自己的一个同志出卖了；此人自己也曾企图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不过据说就是他自己扯断了放在沙皇御用列车底下的地雷导火索。这次遇刺身死的皇太子亚历山大三世，因此对这位曾谋杀他父皇的人赏赐了“光荣公民”的称号。

当这些英雄们被剿灭以后，人们照例要怪罪他们，因为他们虽说激起了希望，可又不能兑现。那些站在远处，同情地注视着这种力量悬殊的斗争的人们因失败而产生的灰心丧气情绪，远比那些保全了性命的战士的亲友沉重得多。许多人很快就明智地把自家的大门关上，把那批英雄人物的幸存者拒之大门以外了。这些人昨天还受到人们的赞扬，如今只能败坏他们的名声了。

当时对于“个人在历史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渐渐流行一种怀

---

<sup>①</sup> 索罗维约夫(1846—1879)，俄国民粹派革命家，一八七九年四月在彼得堡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未遂被捕，同年五月被沙皇政府判处绞刑。

疑论，但经过几十年，这种论调又被对于弗里德里希·尼采<sup>①</sup>的新主人公“淡黄头发的恶棍”的过份狂热所取代。人们很快就变聪明了，都同意斯宾塞<sup>②</sup>的见解，认为“铁石心肠的人不会有高贵的情操”，同时把自己的精力和才华都集中到“自我认识”，集中到个人生活的问题上，很快地接受了“我们的时代不是大有作为的时代”<sup>③</sup>这个口号。

一位最有天才的艺术家<sup>④</sup>对于恶势力的感觉是如此惊人的敏锐，仿佛他自己就是邪恶的创造者，是自我暴露的恶魔。这位艺术家在这大多数老爷们也和他们的仆人同样是奴隶的国度里，歇斯底里地喊道：

“安分些吧，骄傲的人！忍耐些吧，骄傲的人！”

另一位天才<sup>⑤</sup>，也跟着他大声疾呼地喊叫，危言耸听地证明，只有一条道路——“勿以暴力抵抗邪恶”的道路可以通向自由。

### 三

萨姆金家的人并不急急忙忙把所有灯火都熄灭掉，就在那个年月里已经是很少有的人家了。一些愁容满面、性情乖僻的人，虽然不很经常，但还是时有来访；他们坐在屋角阴暗的地方，

---

①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他认为“淡黄头发的”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的人种，应该统治人类。

②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③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广泛流行于开明知识界的口号。

④ 这里指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⑤ 指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勿以暴力抵抗邪恶”是他当时提出的著名宗教哲学主张。



沉默寡言，不时发出阵阵苦笑。他们虽然身材不一，衣服各异，但彼此之间却是非常相似，俨然同一个连队里的士兵。他们都不是“本地人”，而是到什么地方去的途中，顺路到萨姆金家来的，有时也住上一宿。他们还有一点也是很相象的，就是他们都恭顺地听着玛丽亚·罗曼诺夫娜怒冲冲的训话，看上去，他们都很怕她。不过父亲萨姆金却是怕这些人的。小克里姆看到，父亲老是在他们每个人面前很抱歉地搓着他那双柔软而又温暖的手，腿直打哆嗦。来客当中有一个脏乎乎的、满脸络腮胡子的人，看样子是个小气鬼，他气势汹汹地说：

“伊万，你家可真够呛，简直象亚美尼亚故事里所说的，什么东西都要多准备十倍。我只住一宿，不知为啥要给我一对枕头和两根蜡烛。”

萨姆金在城里的朋友显著地减少了，不过每天晚上还是有些不忘旧情的人，照例在这里聚会。每天晚上，那位身材又高又瘦的玛丽亚·罗曼诺夫娜都要大摇大摆地从院子紧里头那栋厢房里走出来。她架着一副黑边眼镜，那张受气包似的脸上看不见嘴唇，花白的头发上扣着一顶小黑帽，小帽下面扎煞着两只警觉的大耳朵。肩膀宽阔、生着满脸火红大胡子的房客瓦拉甫卡，从二楼上走下来。他犹如一位突然发了大财的拉脚夫，买了一件估衣，很不合体地把它套在身上。他行动笨重而又小心，可是皮靴底子还是响得厉害；他的脚掌呈椭圆形，活象一对盛鱼的大盘了。他坐到茶桌旁边的工夫，先小心翼翼地试试椅子是不是牢靠。他身上和他周围的一切东西都会发出吱吱咯咯的响声，并且乱摇晃，因此家具和器皿都很怕他；每逢他走过钢琴旁边时，琴弦就会嗡嗡作响。满脸黑胡子、郁郁寡欢的索莫夫医生来了，他在门口停住，皱起胡须般的宽眉毛，用一双鼓出的、呆滞的

眼睛，把大家打量一番，然后嘎哑地问道：

“诸位，别来无恙？”

然后走进屋子里来，他那位面黄肌瘦的、大眼睛的太太老是形影不离地跟在他那宽阔微驼的脊背后面。她一声不吭地吻过维拉·彼得罗夫娜，末了象对着圣像一般，向在座的人们行过礼，坐在离他们远一些的地方。她用手绢捂着嘴，那样子就跟坐在牙医候诊室里一模一样。她两眼盯着那个比较黑暗的角落，仿佛在等候黑暗中马上会有人呼唤她：“你过来”似的。

克里姆知道她正在等候死神，索莫夫医生曾经当着克里姆和她的面说过：

“我从来没见过象我太太这样怕死怕得要命的人。”

克里姆和德米特里的家庭教师，那位火红头发的斯切潘·托米林，突然不知不觉地出现在漆黑的角落里；一向好激动、枯瘦如柴的丹尼娅·库里科娃小姐跑了进来，她脸上长着一只布满麻斑的、滑稽可笑的鼻子；身上老是揣着许多小书或用淡紫墨水写满了字的笔记本，纠缠着大家，哼哼唧唧地小声催促着：

“喂，大家来看书，看书呀！”

维拉·彼得罗夫娜叫她安静些，说道：

“等咱们喝完茶，叫女仆回房去，再来……”

“对女仆可要小心点儿！”索莫夫医生摇着头，提出警告。他头上一绺绺长发中有片圆圆的灰色秃斑，闪闪发亮。成年人都坐在屋子当中圆桌周围喝茶，圆桌上吊着一盏白罩子的灯。这只白灯罩是萨姆金自己出的主意，目的不是要使灯光照在下面的桌子上，而是照到天花板上，结果屋子里就笼罩上一种寂寥惨淡的阴影。屋子的三个角落里都差不多和夜间一般黑暗。第四个角落点着一盏壁灯，在那只栽着大杜鹃花的木桶旁边，放着一

张儿童用的桌子。杜鹃花的巴掌形黑叶子沿墙壁往四面爬去，花茎用细绳绑在钉子上，有些须梗吊在空中，活象一条条灰色的蚯蚓。

举止稳重、身体有点儿发胖的德米特里，老是背朝大桌子坐着，面身体匀称、瘦削，“学着庄稼佬的样子”把头发剪成小圆圈的克里姆，总是面对成年人坐着，专心致志地听他们谈话，巴不得父亲当众表扬表扬他。

几乎每天晚上，父亲总要把克里姆叫到跟前，用柔软的膝盖，夹住他的大腿，问道：

“喂，小庄稼佬，你说说看什么最好玩呀？”

克里姆回答道：

“将军出殡最好玩。”

“为啥呀？”

“因为要奏乐。”

“那什么最糟糕呢？”

“最糟糕的是妈妈犯头痛。”

“怎么样？”克里姆的父亲得意洋洋地问客人，那滑稽的圆脸上流露出慈祥的笑容。客人们都眉开眼笑地夸赞克里姆。但是他已经不喜欢这种卖弄聪明的玩艺儿了。他觉得自己的回答很愚蠢。他头一次回答这样的话是在两年前，现在他很顺从地，甚至很乐意地来干这种给大人消愁解闷儿的勾当，是因为他看到父亲很喜欢这种娱乐，但他自己已感到这种娱乐有一种使人难堪的味道，他仿佛成了一个玩偶，人们一捏，它就会唧唧叫似的。

## 四

从父亲、母亲和外婆跟客人的许多谈话中，克里姆了解到有关自己的不少事情，听来真叫人吃惊，又很了不起。原来当他还很小的时候，他就和他同龄的孩子们迥然不同了。

“他顶喜欢那些简陋的玩具，不大喜欢奇特贵重的玩艺儿，”他父亲信口喃喃地说着；外婆喜滋滋地摇着她那梳理得整整齐齐的一头白发，赞赏地说：

“是呀，是呀，他顶喜欢简单的玩艺儿啦！”

接着，她就津津乐道地讲起来；克里姆还是五岁娃娃的时候，就懂得爱护一棵偶然生在花园阴暗角落杂草中的弱嫩的小花，那样子真叫人感动；他经常给这棵小花浇水，而对于花坛里的花却毫不理睬。而当这棵小花终于死掉的时候，克里姆竟伤心地哭了老半天。

父亲并不听岳母的话，他压过她的声音说：

“他特别喜欢跟保姆的孙子玩耍，而不愿和自己周围的伙伴在一起……”

父亲比外婆讲得好，常常讲出一些小孩子自己不曾理会到的或感觉不到的东西。有时候克里姆觉得，父亲讲的那些话和那些行为，简直是他编造出来的，他编造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夸耀他的儿子，好似夸耀他的怀表走得多么惊人的准确，夸耀他打牌的本领多么高明之类的事情一样。

不过克里姆在听他父亲谈话的工夫，也常常觉得纳闷儿：怎么父亲记得的事情，他自己却忘得一干二净了呢？不，父亲不是编造的，因为母亲也说过，在他克里姆身上有许多不平凡的东西。

西，她甚至还说明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他是在动荡不安的年月出生的，这一年又是遭火灾，又是雅科夫被捕，还发生了许多其他不幸的事情。我怀他那工夫，真是艰难呐，产期也提前了。我想，他那怪脾气就是这样来的。”

克里姆听她说话的口气好象很抱歉的样子，又好象是在问：难道不是这样吗？客人都同意她的说法：

“是的，这很明白！”

有一回，克里姆在客人面前卖弄小聪明露了馅儿，于是他气呼呼地问父亲：

“为啥我是个不平凡的孩子，米佳<sup>①</sup>就是个平凡的孩子呢？他不是也生在那种人人都要被绞死的年代吗？”

他父亲解释了很久，但是克里姆脑子里只记住了一句话：“花有黄的，也有红的，他克里姆是一朵小红花；黄的花是平庸无奇的花。”

外婆瞪了女婿一眼，倔强地说，外孙子这个庄稼佬的滑稽名字，会对他的性格发生不良影响；孩子们都管克里姆叫克林<sup>②</sup>，这使孩子感到很委屈，所以他才老是喜欢和大人在一块儿。

“这是很有害的，”她说。

克里姆的祖父，那位“名副其实的长者”阿基姆从来就不赞成这些说法，他是孙子和大家的死对头。他身材高大，脊背微驼，形容枯槁，活象一棵朽木。他那长长的脸，两边的连鬓胡子从耳朵一直垂到肩膀上，但是下巴颏却和上嘴唇一样，都刮得光光的。发青的鼻子显得很笨重，一对眼睛上蔓生着灰色的眉毛。

---

① 德米特里的小名。

② “克林”，俄文意思是“木橛子”，发音和“克里姆”相近，所以孩子们就用这个绰号来嘲笑克里姆。

两条长腿不会打弯儿，长长的手臂上生着歪歪扭扭的手指头，好象动弹起来也很勉强。他老爱穿一身长长的棕色大礼服，一双镶着皮子和上着软底的丝绒靴子。他走起路来跟打更的似的，手里提溜着一根拐杖，拐杖的下端用皮子包了个圆头儿，为的是戳在地上不会发出咚咚的响声，却能与长靴底子的砰砰声合拍。他确实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长者”，就连坐着时也双手撑在拐杖上，就跟许多老头儿坐在市立公园长椅子上那副姿势一模一样。

“这些话都是害人不浅的胡说八道，”他叽里咕噜地说。“你们大家都在坑害这个孩子，瞎编一些他的故事。”

祖父和父亲立刻争论起来。父亲举例说，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杜撰出来的，还是在猴子的时代就已经有了杜撰，而人类就是猴子变来的。祖父听了勃然大怒，用拐杖在地板上沙沙地画着圈儿，疾言厉色地喊叫：

“统统是胡说八道……”

但是，谁也争论不过父亲，从他那张颇有风趣的嘴里说出来的话又快又多，克里姆早就料到，身材高大的祖父马上就要一晃拐杖，挺直身躯，象马戏团的一匹壮马，用后腿一尥蹶子，回到自己屋子里去。这时父亲对着他的背影喊道：

“爸爸，你太玩世不恭喽！”

谈话总是这样结束。

克里姆分明觉得，祖父总是费尽心机地贬低他，而所有其他大人都爱护备至地抬高他的身价。这位“名副其实的长者”硬说克里姆只不过是一个虚弱无力、死气沉沉的男孩子，他身上没什么奇特的地方。他爱玩粗劣的玩具，只是因为活泼机灵的孩子把好玩的东西都从他手里夺走了。他跟保姆的孙子交朋友，是因为伊万·德罗诺夫比瓦拉甫卡的孩子笨，被大家宠爱的克里

姆很爱面子，需要对他特别照顾，而这种照顾只有在伊万那里才能得到。

克里姆听到这些话很生气，因此对祖父产生了恶感，在他面前很腼腆。克里姆相信父亲的话：一切美好的东西——玩具、糖果、画书、诗歌——统统是臆造出来的。外婆在安排宴席时，常常对厨娘说：

“你别麻烦我了！自己想几道菜不就行了吗？”

因此，总得编造些事情才成呀，否则大人们没有谁会瞧得起你，日子过得好象没有你这个人似的，或者好象你不是克里姆，而是德米特里。

## 五

克里姆已经不记得，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现别人在编造他的故事以后，自己也开始编起自己的故事来了。但是他却清楚地记得自己那些特别成功的编造。许久以前，有一次他问瓦拉甫卡：

“为啥你的姓很象条虫子<sup>①</sup>呀？你不是俄罗斯人吗？”

“我是土耳其人，”瓦拉甫卡回答。“我的真姓名是别伊·涅帕尔科伊·阿卡佩伊科伊<sup>②</sup>。‘别伊’是土耳其语，译成俄语，意思就是先生。”

“这根本不是姓名，这是奶妈常说的一句俗话，”克里姆说。

瓦拉甫卡搂住他，就象扔皮球一样，轻轻地把他向天花板抛去。过了一会儿，那位讨人嫌的医生索莫夫又喷着伏特加和威

① 瓦拉甫卡和俄语“大蜥蜴”发音相近。

② 这句话直译为“不要用棍子打，要用钱打”，这充分说明瓦拉甫卡爱财如命。

鱼的气味纠缠起克里姆来；克里姆就信口说索莫夫的姓是圆的，象一只桶。胡说祖父的话是紫颜色的。但是当他说到人们发怒的样子，有时象夏天，有时象冬天的工夫，瓦拉甫卡那个活泼机灵的女儿莉达<sup>①</sup>就怒吼起来：

“这是我说的，是我头一个说的，不是他说的呀！”

克里姆羞得满面通红。

编造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他很清楚，正是因为这一点，全家的人，除了那位“名副其实的长者”以外，才都特别喜欢他，而不喜欢哥哥德米特里。就连索莫夫医生也不例外：有一次他们在去划船的路上，克里姆和哥哥追过了他。这位一向郁郁寡欢的医生搀着他俩的母亲的手臂，懒洋洋地迈着步子，对她说：

“维拉，你瞧这两个走路的孩子，他们加起来正好是10，因为他们有一个是○，另外一个为1。”

克里姆马上领悟到，○这个圈圈指的是非常象父亲的圆咕隆咚、呆呆板板的德米特里。打那以后，他就管哥哥叫“黄圈圈儿”了，其实德米特里是个脸颊绯红、眼珠碧蓝的男孩子。

克里姆看到长辈们都期望在他身上能有一种别的孩子所没有的东西，他就在晚茶以后，赖着要和大人们在一块儿多坐一会儿，倾听他们那喋喋不休的谈话，从中汲取智慧。他一面洗耳恭听那种无休止的争论，一面学着把那些特别刺耳的字眼抽取出来，然后向父亲询问这些字眼的意思。伊万·萨姆金兴致勃勃地给他讲解什么是玩世不恭，什么是激进派，什么是无神论者，什么是文化贩子。解释完以后，就一面吻着儿子，一面夸奖他：

“你真聪明。你问吧，问吧，这很有益处哩！”

---

<sup>①</sup> 莉吉雅的爱称。



他父亲虽说是个乐天派，但却不象瓦拉甫卡那么饶有风趣。很难弄明白父亲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滔滔不绝，一句接一句，整个谈话酷似从瓶口里冒出来的啤酒或汽水的泡沫，是那样冲。瓦拉甫卡说话虽然不多，但语句却如牌匾上的大字，突出而耀眼。一对浅绿色的小眼睛在他那红扑扑的脸颊上闪着快活的光亮；那把火红的大胡子，犹如一条狐狸尾巴，漂亮异常。大胡子里不时地流露出明朗快活的憨笑，笑过之后，就用油光光的长舌尖津津有味地舐舐嘴唇。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顶顶聪明的人，他从来不赞成任何人的意见，却老喜欢教训别人，就连那位“名副其实的长者”也不例外，其实这老头子也是平生什么人的意见都听不进去，老是要求大家走一条道路。

“俄罗斯只有一条路可走，”他一面说，一面用棍子在地上乱戳。

但是瓦拉甫卡却对着他大声喊叫：

“我们究竟是不是欧洲人呀？”

他老是说，骑在庄稼汉身上是走不远的，他说只有一匹马可以拉动大车，这就是知识分子。克里姆晓得，知识分子就是指他父亲、祖父、妈妈和一切熟人，当然，还有瓦拉甫卡，他本人也是那种不论多么沉重的大车都拉得动的。然而奇怪的是，医生虽然也是个身强力壮的知识分子，可他并不同意瓦拉甫卡的说法。他愤怒地瞪起一对黑眼珠，吼道：

“鬼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玛丽亚·罗曼诺夫娜象个士兵一样，挺直身躯，声色俱厉地说道：

“你真不害臊，瓦拉甫卡！”